

【編號一】

不好意思

軟先生是條毛毛蟲。

軟先生有棵蘋果樹。

軟先生很愛他的蘋果，因為蘋果又能給他吃，又能給他住。軟先生住的地方真不少，因為樹上有那麼多蘋果，都被他咬出了大洞洞、小洞洞。

軟先生很勤勞，每天都要找個沒咬過的蘋果咬咬。這一天早上，他在他的樹上爬來爬去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沒咬過的蘋果，打算在上面咬出一個遊戲室或者練功房。正打算著，見那蘋果搖晃起來。

仔細一看，原來是隻螳螂在鋸蘋果梗。再鋸幾下，這蘋果就要掉下來了。軟先生大叫：「你這樣做，不知道我的心會疼嗎？」

螳螂說：「那我就鋸輕一點。」

「輕一點也不行，」軟先生說：「又不是你的蘋果。」

螳螂就告訴軟先生，要舉行蘋果大獎賽了，主辦者知了博士叫他鋸下軟先生、彎先生、鑽先生的三個蘋果，並請軟先生、彎先生、鑽先生去當評委。

軟先生說：「那我一定會把我的蘋果評第一。」

螳螂說：「可我會挑選三個一模一樣的蘋果，讓你認不出來。」

這可難不住軟先生。趁螳螂去鋸最後兩下，軟先生悄悄爬到大蘋果下面，咬了很小的一口，做了個記號。

等軟先生一拱一蹭、一蹭一拱地趕到賽場，彎先生和鑽先生——另外兩條毛毛蟲也正好趕到。他們的三個蘋果已經被編好號碼。

知了博士宣布：「比賽開始。一號蘋果出場。」

一個大力士螞蟻把一號蘋果扛到賽場當中。

軟先生已經看到了這蘋果下面的那個記號。

等知了博士說了「請評委品嚐，亮分」，三條毛毛蟲一齊撲到蘋果上，狠狠地咬一口。

軟先生問彎先生和鑽先生：「味道怎麼樣？」

「吧嗒吧嗒，」彎先生吃得很響亮：「好甜！要不是我抵抗力強，早甜昏過去了。一號蘋果可以給十分！」

【編號二】

我們看雲去

好像有一首歌的歌名是〈我們看雲去〉，雖然我不會唱，但單看歌名，就令人高興極了。看雲去，這是多麼痛快的一件事啊！

其實，在我們家，要看雲，可不必特地去哪兒，因為住在鄉下，沒有高樓大廈，只要在院子裡一站，仰起頭，便可以看到白色的雲在藍色的天空中飄呀飄的，美麗極了！不過，由於我們住的地方樹很多，正好繞成一圈，好像一個圓畫框，框著圓滾滾的天空，雖然雲兒不論晴雨，都不停變幻各種容貌的揮灑畫面。但到底面積有限，要看得過癮一些，還是得走出大門外。

不過，不必太費事，只要彎出巷子口，天空就大多倍了，雲兒更是變化萬端，幾乎任何雲都可以一眼看個夠。瞧！一團一團像小綿羊的，是高積雲；小綿羊分散些，拖出一道長尾巴，像小蝌蚪般的，是卷積雲；如果只有長尾巴，像長絲絹般悠哉悠哉飄著的，是卷雲；要是有很多雲，而且重重黑黑的，就是積雨雲，顧名思義，馬上便會下起雨來。當然，如果黑雲像大垂幕，罩了半邊天，那麼，打雷閃電，傾盆大雨便會立刻逼得你無路可逃；還有一種雲，豈止罩了半邊天，而是將整個天空全籠住了，但顏色並不黑，而且灰濛濛的一片，那是高層雲，可是不必緊張，只會下毛毛雨罷了！

可是，有一種雲，色彩特別多，而且混雜在一起，好像把所有的原料全打翻了，非常豔麗而可怕，表示颱風要來了，不論是誰，這時都要趕回家，並且立刻關上門窗呢！

我們家的附近，有一大片田野，當中有一條產業道路，在那兒看雲，又比巷子口好太多倍了，因為四周全無遮攔，就是偶爾可看到遠方的房子，也全被壓縮成一小排，緊緊的貼在地平線上，一點也不礙事。只要你願意，站在路當中，來個三百六十度的旋轉，天空要看多少就有多少。當然，只要有雲，愛看多少也就有多少。我曾經在新疆的大草原上看過很多的羊群，可還不知遜色多少倍呢！

不過，有些好看的雲，不一定在廣大的天空中就一定看得到，而是可遇不可求的呢！

【編號三】

美好的明天

「讓我們等待一個美好的明天吧！」每當我聽見別人說這句話的時候，就會想，明天真的那麼美好嗎？我只知道，不論今天是多麼令人留戀，明天總會毫不猶豫地將今天推走；我也知道，不論我們抗議或沉默，生存或死亡，明天總是不停地來到。

明天是平凡而無情的，它很快地變為今天、化做昨天、成為往日。

明天是未可知的，是一連串的問題，用它彎彎的鉤子，鉤著我們又向前跨進一日，又長大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歲，又不知覺地增添了些許，減少了些許。

明天是辛苦的，要工作、要考試、要出操、要買菜，要戰鬥，只要有一件事沒办好，明天就翻臉不認人。

明天是脆弱的，如同人生的幸福一般；可能有病痛、有戰爭、有親人永遠離我們而去，即使是一片瓦默默地滑落，也可能奪走我們的生命。

但是，我們不能因此就說明天不再美好，而只能說明天是太純了，如同一張白紙，雪白得令人發慌。我們可以將它接過來，再隨手遞出去，成為一張零分的白卷；也可以在上面亂塗幾筆，成為糟糕的作品；但更可以賦予它最優美的色彩，最巧妙的情思，成為一幅傳世不朽的傑作啊！

所以，明天又是操之在我的，是等待我們去開創、去塑造的。對於那些戀人，明天可能是他們的佳期；對於那些辛苦耕耘的人，明天可能是收穫的日子；對於那些勇士，明天或許面臨戰鬥、卻可能得來勝利；對於那些反抗暴政的人們，明天或許最艱辛，卻可能重獲自由，即使有一位偉人不幸在明天逝去，也絕不是明天戰勝了他，而是他偉大了明天，使明天成為一個值得永遠紀念的日子。

不要等明天向我們走來，讓我們走向明天吧！只有當我們將「等待一個美好的明天」的「等待」改為「開創」時，才能擁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、美好的明天。

【編號四】

阿媽的菜園

我常常跑到阿媽的菜園裡，去看看她又種了什麼新的菜？

圓圓的包心菜，還是蹲著打瞌睡。高高的蔥，挺直身體在站衛兵。嫩嫩的菠菜剛伸出綠色的小手。老老的空心菜已經黃了幾葉頭髮。香菜的家，現在蓋起了高樓大廈的絲瓜棚。棚下幾條胖絲瓜和瘦絲瓜在比賽吊單槓。一群梳著龐克頭的白蘿蔔，躲在土裡開舞會，吵得鄰居玉蜀黍也不梳一梳毛毛鬚的頭髮，就蒙在綠睡袋裡睡覺。

每一種菜都有自己領土的菜圃。阿媽的菜園就是這些方方長長的菜圃拼起來的俄羅斯方塊！

每天一早，阿媽都會到菜園去。她說菜園是她的「運動場」和「老人樂園」，她要去那裡「做一做運動」和「玩一玩」。中午的時候，我們就吃剛從土裡拔起來的新鮮蔬菜。

每隔一陣子，阿媽還會在菜園裡「燒草」。這是我 and 弟弟最喜歡的工作。我們先幫阿媽把野草拔起來，堆成一座一座小山，讓太陽把小山曬成金字塔後，就可以準備請阿媽來主持生火慶典了。

阿媽先用幾塊石頭和磚頭蓋成一座小火爐，再放上報紙和樹枝，把點燃的火柴棒丟進去，紙扇子搨一搨，嗶嗶啵啵！報紙開了一朵火熱熱的大紅花！這朵花愈開愈大，愈開愈大，化成了幾隻火蝴蝶飛到空中。火又熄了。怎麼會這樣呢？阿媽說報紙容易著火也容易熄滅，只有樹枝燃起來才燒得久。果然，我看樹枝一端有紅紅短短的一截，像ET的手指，草一丟進去，就燃燒起來了。

快呀，快！我一把抱起乾枯的雜草，忍受它們像小針一樣地扎著我，想像自己是勇敢的「救火」員，正要運草去搶救一座火山。當火愈來愈大時，我又變成印第安人了。濃濃的煙從草堆裡竄上來，飄到空中。不知道在山上打獵的族人，有沒有收到我求救的訊號？這時候，弟弟抱著一堆草向我走來，噢，我強壯的瑪噶達勇士，果然帶著他剛獵到的鹿皮來拯救我了。當燒草任務完成時，阿媽就在熱熱的灰燼裡燜幾條地瓜獎賞我和弟弟。她說我們幫她一個大忙呢！

【編號五】

虎姑婆的當舖

虎姑婆退休之後，很久很久都不再吃小朋友的手指頭了，她現在改吃素，可是大部分的時間閒得發慌，總想找事情來做。

有一天，她在夜市裡看見一家店面要頂讓，門口上掛著「當舖」的招牌。她馬上到銀行去把所有的積蓄領出來，頂下這家店。虎姑婆充滿雄心大志，她決定要闖出個響叮噹的名號，改變別人對她的刻板印象。大紅大橘的招牌寫上「虎姑婆當舖——無所不當」，果真很顯眼。

開張第一天，來了一個老婆婆，她怯生生的說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想……想當點東西。」只見她手上拿著一包圓鼓鼓的布袋，裡頭有東西動著呢！

虎姑婆裝著一副很內行的模樣：「行啊！你要典當什麼東西？」老婆婆把布袋打開，裡面的塑膠袋裡裝著幾條游動的鯽魚。「啥？當魚！」虎姑婆差點沒摔個四腳朝天。

老婆婆的眼淚撲簌簌的掉下來，她哭哭啼啼的說：「我的孫子病了，沒錢醫治，家裡也沒值錢的東西，這幾條魚是我自個兒養的，可不可以請你行行好，換些錢，救救我孫子。」

虎姑婆惻隱之心油然而生，她當下從抽屜裡拿出一萬元給老婆婆，叫她快帶孩子去看病。至於那幾條魚怎麼？買個魚缸在店裡當擺飾也不錯。

接下來幾天，店鋪裡總有零零星星的一些人來典當，有的當珠寶，有的當棉被，也有的連枕頭套都拿出來變換現金。虎姑婆全部都接受，她越想越得意：我這當舖既然是「無所不當」，那就是什麼東西都可以當。

有一天午休時，一對夫妻氣沖沖的跑來，先是妻子大聲嚷：「我要當掉這條項鍊。」丈夫也不願讓步，他把手中的戒指拔下來說：「當就當，婚姻都散了，我要這戒指做什麼？」接著兩人爭相把行李箱裡的東西拿出來當，一本相簿滑落地上，關山看日出、淡水賞夕陽、吃阿婆鐵蛋、逛士林夜市、臺北一〇一留影的相片，一張張攤在眼前，勾起夫妻倆難忘的回憶。

妻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啜泣著，先生拿出手帕幫她擦臉。虎姑婆笑著說：「喏！你們回去吧！把『感情』當掉了，還有什麼意義？」小兩口手牽著手，拎著行李走出當舖，虎姑婆心裡有一股溫溫熱熱的感動。